

问题：我无法保证自己正确的知识是否不应当说给别人？

题目描述：假定当前时空下某领域学术的最前沿为“正确”的标准，自己（大多数人）并未达到，只是相对想要询问“我”该领域知识的“对方”要了解的相对多一些，我是否应当讲给对方？如果不应该，那怎样的标准才具备做一个“科普者”的资格？如果可以说，要在语言上做哪些斟酌？

有一句话，是我在一座清真寺的墙上看到的，就凭这句话，我对伊斯兰教就一直保持着最基本的尊重和敬畏。

这句话的大意是：

不要用你自己不相信的东西教导人。

（有熟悉圣训的朋友烦请告知这句话的确切出处，因为我找了很久了，但我不确定中文是这么翻译的，实在找不到）

这句话非常优美的解决了你对人传递信息时不可避免的失误和扭曲所带来的道德困境。

只要你自己的确相信是如此，那么无论你表达的话是否在客观上是对是错，你都并不存在欺骗人的问题。

但是，我这里补充一下，这里仅仅只是消解了欺骗问题，可没说这就意味着啥你都能说、没有任何其它道德问题——

你没权利说的话，无论你相不相信，你都没权利说——否则泄露国家机密都没罪了。

你相信班花在谈恋爱，你也没权利拿去告诉人。

的确，不管怎么错，只要你自己确实相信如此，就不能定性为是你在骗人。

但是，人心里要有点数——难道我相信啥，啥就是绝对真理？

真是这样的话，你就是真理之神了，你应该已经把诺贝尔奖得全了好吗。你搬一座出来我看？

你没有公共审判权，你不是有司法权的法官，你没有合法的侦查权，你也不是陪审团全权总代表。

你相信什么是你自己的权利，但只要是你没合法裁判权的事项，你就只能自己烂肚子里——对于这个概念都没有，还觉得很惊奇、很“岂有此理”的人，能有什么合法裁判权？司考能考得过吗？

这是讲话真正的禁忌——不是什么客观上对不对——对不对有谁知道？亚里士多德也浑身都不对，谁知道谁对不对？现在都觉得对，天晓得过几年还觉得对不对？

真正的禁忌在于僭越。

你先有说这话的权利，然后才能谈说的话对不对。

而这时，刚才说的这条“你自己相信的”就自动的保护你。只要这是你自己说话时确实相信的东西，那么即使后来被证明说错了，你也是免罪的。

因为这只是蠢，而世人谁不蠢？蠢是没罪的。如果蠢有罪，人类个个都该杀了。

除非有证据证明你明明不是这样想的、你却为达到某种目的故意不这么说，说了一个你自己不信的版本给别人，这时候你才有罪了。

这一点至关重要。

很多人为此走了人生的绝路，就是因为 ta 们一旦发现别人告诉他们的话天长日久被事实证明是错的，他们就深恨别人“欺骗”自己。

“不管因为任何原因我认为你讲的东西不符合我对事实的认定，你就一定是骗我，你有罪！”

这种人，你知道死活的话，劝你躲得远远的。

第一，你不是真理之神，你不可能说的话都符合事实。

第二，脑子里这样想问题的人逻辑思维能力有严重缺陷，ta 对“事实”的判断能力是江湖神话级别的，你难以想象 ta 会认定什么样的“事实”。

只要你说任何话，哪怕你觉得很无关紧要的一句——甚至都不用跟 ta 说，只是跟别人说而被这位听到——都不定哪一天就会因为与 ta 的次元真理不匹配而构成十恶不赦的大罪。

久而久之，没人再敢反驳 ta 了——其实是没人敢再冒这种险了。

道旁白骨累累，还往这路上走，真的嫌命长么？

所以，最后的总结是——你想说什么话，有三个注意事项：

1) 注意不要僭越自己的表达边界。

最主要的禁忌是你没有不经邀请评判他人人品的权利——学明白这条，你行走江湖绝对比不懂这条的人少挨几刀。

2) 不要对别人讲你自己不相信的东西。

这是实质的欺骗。

3) 当心对这两条没概念和不接受的人。

保险起见，你可以在对方询问你意见后，在你表达前先试探一下对方对这两条的态度，或者摸摸底看看这位其他的回答、想法，看看犯没犯这两条禁忌。

如果有的话，你就“哈哈，今天晚上天气真好”。

保命要紧。

编辑于 2021-08-14

<https://www.zhihu.com/answer/1324864332>

评论区：

Q: 古董行有“非请勿鉴”的说法，看来也是在重申“表达边界”的必要性

A: 老江湖从不开口评论人品。

有事说事，不说人——人都是坏人，有啥好说的。

小孩子一天到晚这个好人那个坏人。

乱开口真的容易被打死，一点不开玩笑。

很多纠纷是因为这个打死人。

Q: 这句话刚好证成了“沉默螺旋”啊～越是理智中立的个体，越倾向于严厉审视自己的发言是不是确实和信念相一致，而越是非理性极端化的个体不仅发声的欲望更强，声量更大，而且更加容易通过这个原则的自检程序。从而舆论场域中的观点天然有极端化的倾向。

A: 我就是中坚分子

Q: 非当事人邀请否则不做主观评价，学到了

A: 其实，夸都别夸。

容易夸在马腿上，一样是危险操作。

Q: 我爹他有个秘诀就是，他对自己说出口的话绝对自信，他说自己相信别人才会相信。因为他的自信于是他有了一些跟随他的人，然后做了一些事。我对自己说的话并不绝对自信，小心翼翼怕冒犯别人，久而久之就懒得开口了，总是沉默。我现在表达能力不如以前小时候了。

A: 不是自信，而是你相信，你才有立场把这话当成真话去跟别人讲。

自己不相信这话，却当成真话说给别人听，这个有道德问题。

信皆自信。

Q: 答主好兄弟，你这个回答给了我巨大的启发——这让我明白，一个人在教导知识时的观念指向才是自我内心的真实展露。现实中我遇到一个人，他有着复数自洽的价值观念，可以完成不同行为语言逻辑的无缝切换，在每个价值观的指导下他相信着不同的事物。那么他日常难以避免观点相悖的情况，这也是让我一直以来非常困惑的地方，毕竟有太多种行为逻辑可以在他身上展露了。

但他所传达的知识却有着共同点——都是极端趋向现实利益的。

这让我开始怀疑，他日常表现出的价值观矛盾只是为了掩盖自我真实的价值观，毕竟极端趋向现实利益意味着“信”的缺失，同时意味着他明白自己存在着物化身边人的倾向，这种观念会招来同类的厌恶和恐惧。

那么这里出现了我想分享的问题：我们接受他人教育往往是因为对他人的爱（观念）有信心，但若此人日常的行为观念并非真实自我的展现，而此人这样的选择也仅仅是出于自保，并且他的真实观念虽然与日常表现有出入，但确实也是在教授着他真正“信”的观念。

那么现实却是我们被他的表象蒙蔽，接受了与我们想象不同的教育。

是我们选错了人，不够慎重，还是他欺骗了我们？

A: 人类中还有能做到“言行一致”的特殊类型？

如果根本不存在这个神奇的类型呢？你打算怎么办？

Q: 职场也经常有一类人，故意私下说一些评判他人的话，然后引你讲出一些关于他人的评价，这样的人经常被评为情商高，且容易结成一些利益之交，小团体。坚守一些正统的原则反而被认为书呆子，不合群。

A: 守住了不要随便褒贬人，活到最后才能笑到最后。

Q: 大体上赞成～但有一处，说世人都蠢，蠢是无罪的，这个“蠢”字是否换作“认知局限”更好些？

A: 要骂狠一点

Q: 你没权利说的话，无论你相不相信，你都没权利说——斯诺登的行为算是一种僭越吗？我不想揣测他的动机，但是他的行为好像的确没有带来什么有意的收益（对自己的祖国或者人民而言）

真相是否该被揭露取决于“权利”（是权利而非权力？），所以如果涉及国家/企业层面的真相，个体其实是没有权利去揭发的？或者说如果甘心做普罗米修斯，就做好被反噬的觉悟？
【比如记者揭露行业内幕之类的行为】

A: 所以斯诺登的确是在美国有罪啊。

你的这个问法其实是构造了一个电车难题。

已经超出了这个问题的范围。

你可以到电车难题的问题下邀请我回答。

Q: 问题是各个领域的权威科学家又如何能确定他们所从事领域的科学知识的正确性？也只是主观上相信哪些知识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A: 是的。所以实践上就只能到这一步了。

Q: 请教答主，如果有朋友或同事问我工资多少，我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是不是可以说谎话呢？这是我最近遇到的难题。

A: “今天天气哈哈哈”

Q: 正确的话谁都会说。关键是真的是那样做的吗？

A: 这个主要是自己先明白规则

更新于 2024/7/3